

曾文正公文集

曾文正公文集

卷之三

討粵匪檄

咸豐甲寅

湘陰郭府君墓志銘

乙卯

誥封光祿大夫竹亭府君墓志

丁巳

葛寅軒先生家傳

湘鄉縣賓興堂記

戊午

劉君季霞墓志銘

母弟溫甫哀詞

歐陽生文集序

聖哲畫像記

己未

桃源縣學教諭孫君墓表

畢君殉難碑記

孫芝房侍講芻論序

林君殉難碑記

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武昌張府君墓表

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何君殉難碑記

庚申

經史百家雜鈔題語

經史百家簡編序

辛酉

箴言書院記

鄧湘皋先生墓表

湖北按察使趙君神道碑

同治壬戌

季弟事恆墓志銘

癸亥

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

修治金陵城垣缺口碑記

甲子

鳴原堂論文序

王船山遺書序

閩浙總督季公墓志銘

仁和邵君墓志銘

江忠烈公神道碑

張君樹程墓志銘

衡陽彭氏譜序

丙寅

大潛山房詩題語

討粵匪檄

爲傳檄事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於今五年矣荼毒生靈數百餘萬蹂躪州縣五千餘里所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擄入賊中者剝取衣服搜括銀錢銀滿五兩而不獻賊者卽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濬濠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陴守夜驅之運米挑煤婦女而不自解腳者則立斬其足以示眾婦船戶而陰謀逃歸者則倒抬其屍以示眾船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此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也自唐虞三代

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爲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爲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醜亦往往

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
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
所過郡縣先燬廟宇卽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污
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
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本部堂
奉 天子命統師二萬水陸竝進誓將臥薪嘗膽殄此凶逆救
我被擄之船隻拔出被脅之民人不特紓 君父宵旰之勤勞
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特爲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
爲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用傳檄遠近咸使聞知倘有血性
男子號召義旅助我征勦者本部堂引爲心腹酌給口糧倘有

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以賓師倘有仗義仁人捐銀助餉者千金以內給予實收部照千金以上專摺奏請優敘倘有久陷賊中自拔來歸殺其頭目以城來降者本部堂收之帳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脅經年髮長數寸臨陣棄械徒手歸誠者一概免死資遣回籍在昔漢唐元明之末羣盜如毛皆由主昏政亂莫能削平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以列聖深厚之仁討暴虐無賴之賊無論遲速終歸滅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爾被脅之人甘心從逆抗拒天誅大兵一壓玉石俱焚亦不能更爲分別也本部堂德薄能鮮獨仗忠信二字爲行軍

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長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難
各忠臣烈士之魂實鑒吾心咸聽吾言檄到如律令無忽

湘陰郭府君墓志銘

君諱家彪字春坊郭氏湘陰人生而溫約夷愉與人無競不苟
爲和翁亦不爲介介踔異之行卒然投之事變若不克辨其是
非曲直也者及夫羣疑劫劫徐出一言折之關開節解風生冰
釋雖強辯者常默然而內自詘也曾祖遇傑 贈奉直大夫
祖熊貢生 誥贈奉直大夫考詮世縣學生世父世遵縣學廩
膳生世遵無子以諸子家暉爲嗣早世乃復以君爲嗣家故饒
贍諸父豪宕好施或日費數十萬錢無所惜君亦夷然不爲有
亡顧慮親故假貸每盈其意或他人相稱貸要君一言爲質及
期責償於君輒量償之又急則又旅歸之歲中爲人理宿逋率

三四役久之往往不讎則毀其約契會歲大禳家以中圯君故夙於澹泊豐約不以易其度布衣糲食蕭然自得益務濟人廣儲方藥病者踵門求乞手劑與之自尋常草木馬勃牛溲以至丹砂鍾乳千歲之苓尙方之獲諸奇珍物可致與不可卒致無所不蓄蓋亦無所不施其尤貧者輔以羞餌使人日再問焉疾革躬三問焉君沒後里人劉氏言之涕泗交頤也君生以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廿四日沒以道光庚戌二月十六日春秋五十有七配張安人少君二歲以道光己酉七月十六日先君沒之七月而卒春秋五十有四張安人柔婉懿恭旣篤旣靜長沙舉人正旭之孫永州府儒學訓導鵬振之子自在其室以逮爲婦

爲母莫不訓式始時家暱有婦吳氏早寡而卞急姑張太安人性亦嚴厲積不相善張安人旣嗣爲後恭以事嚴姑而卑以承妯婦先姑之意以隆其奉以推及於妯娌小姑無所不隆訕己之身以薄其給以達於己之子若女若婦無所不薄上尉下薦內外融融閭里親族無少長皆歎以爲不可及覩其諸子貴盛皆頷首歎以爲宜其歿也哭之皆哀有餘云子嵩壽道光丁未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咸豐三年以救援江西功 聖恩特授編修崑壽道光甲辰 恩科舉人宗室官學教習國子監助教崑壽縣學生候選訓導其季曰先樾早殤孫六人咸豐二年壬子歲三月十四日嵩壽與其弟奉君之喪葬於湘西善化楊

梅山之原張安人耐焉又三年歲在乙卯國藩乃敘而銘之銘

曰

我有執友翰林郭君至交金石天下莫不聞昔歲在戌赴告親喪徵我銘刻用識幽藏曾幾須臾歲星周半大地戈鋌東南塗炭我以喪歸墨經卽戎葬不極禮筮不協從惟郭氏阡在獄之麓雲合峰環龜著竝穀不肖之曠郭宗之祥詩於堅石以奠茫茫

誥封光祿大夫曾府君墓志

咸豐七年二月初四日我顯考曾府君卒於湘鄉里第春秋六十有八男國潢國葆謹視含斂男國藩降服男國華自江西瑞州軍營聞訃男國荃自吉安軍營聞訃皆奔喪來歸 天子廣錫類之仁賜銀四百兩經理喪事閏五月初三日癸未卜葬於二十四都周壁衝山內從形家言丙山壬向去先世舊廬六里而強去梁江新宅八里而近國藩少長至冠未離親側讀書識字皆我君口授自竊祿登朝去鄉十有四年逮待罪戎行違晨昏者又五年府君之至言懿行不可得而盡識僅從季父驥雲所泣問近事而昆弟子姓諸姑姊妹亦稱述音容往往而悉其

述府君侍先大父疾病至難能矣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大父病
痿痺動止不良明年冬疾益篤暗不能言卽有所需以頤使以
目求卽有苦蹙額而已府君朝夕奉事常先意而得之夜侍寢
處大父雅不欲煩煩驚召而他僕殊不稱意前後洩益數一夕
六七起府君時其將起則進器承之少閒亦如之聽於無聲不
失分寸嚴寒大溲則令他人啟移手足而身翼護之或微沾污
輒滌除易中衣拂動甚微終宵惕息明旦則季父入侍奉事一
如府君之法久而諸孫孫婦內外長幼感化訓習爭取垢污櫛
栉澣濯爲樂不知其有臭穢或挽篋輿遊戲庭中各有常程大
父病凡三載有奇府君未嘗得一安枕愈久而彌敬是時府君

年六十矣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來無以學業發名者府君積苦力學應有司之試十有七始得補縣學生員不獲大施則發憤教督諸子國藩以進士入翰林七遷而爲禮部侍郎歷官吏部兵部刑部工部侍郎遭逢兩朝推恩盛典褒封三世曾祖諱竟希 誥贈光祿大夫曾祖妣彭氏 誥贈一品夫人祖諱玉屏 累贈光祿大夫祖妣王氏 累贈一品夫人府君諱麟書字竹亭 誥封中憲大夫疊晉榮祿大夫光祿大夫妣江氏 誥封一品夫人小子非材微府君厚澤曷克成立以蒙茲光顯於是泣述一二并列刻系屬敬銘諸幽若其懿德純行宜傳不朽者將以俟諸知言君子銘曰

西望新居東望舊廬此焉適中羣山所都我先人之靈其尙安於斯而永於斯乎嗚呼

男五人國藩配歐陽氏國潢監生候選縣丞配汪氏國華監生卽補同知出繼叔父驥雲爲嗣配葛氏妾歐陽氏國荃優貢生同知職銜配熊氏國葆縣學生配鄧氏

女四人長適王鵬遠次適王家儲壻先卒次適朱氏先卒壻朱麗春季女殤

孫八人紀澤二品廕生配賀氏紀梁聘魏氏紀鴻聘郭氏紀渠聘朱氏紀瑞聘汪氏紀官聘歐陽氏紀湘聘易氏紀淞聘王氏孫女九人

先大夫以咸豐七年丁巳五月葬周壁冲至九年己未八月十六日癸丑改葬於二十九都台洲之貓面腦自丁巳九月男國荃復出治軍於吉安至戊午六月男國藩復出治軍於浙江皆以墨經卽戎而男國華降服期滿從軍皖北竟殉難於廬江之三河鎮至己未五月諸子服闋而男國潢亦治團練於鄉男國棣亦從軍於湖北歲月不居人事遷變輒因改葬補記一二俾後有考焉男國荃附記

先妣江夫人生於乾隆乙巳年十一月初三日申時春秋六十有八咸豐壬子年六月十二日卯時沒於梁江新宅原厝宅後山內己未八月同日改葬於此與先大夫其一塋域國荃又記

葛寅軒先生家傳

先生諱大賓字興森號寅軒葛姓先世自蘇州徙居湖南遂爲湘鄉人曾祖世珍祖生霞父長添世有隱德先生幼而端重動止異於常兒長而益自檢制終日危坐言笑不妄盛暑不袒焚香把卷默識恬吟性耐劇飲雖醉不亂或久無酒終亦不索怡然若有以自得也乾隆之末海內文人以靡麗辯博相高昆明錢南園侍御澧獨以剛方立朝視學湖南以正誼篤行風楚之人所取率多端士先生旣受知於錢公補縣學生員益折節自繩跬步必衷於古訓學徒游其門則先教之以忠孝大節下至飲食起居出處語默取與豪釐各有法式從則貞吉違則恥辱

至不得齒於人聽者往往汗下常稱錢公及其師湘潭朱聲越之學行以勉其門人弟子弟子高第者我先大夫竹亭公及陳君道箸籍最早晚歲又得黃君星平鄒君魯道皆登甲科知名於時各秉師說以教授鄉里傳嬗賡續篤守矩矱吾鄉風氣淳古士人循循不敢僭越禮法以自放其亡等之欲論者以爲淵源一本於先生彼南面民上司政教之柄其流風餘韻得比於一諸生被人之深且久如此者曾幾人哉先生四歲喪父哀毀若成人年十三值父忌日出主以祭主動仆地粉面剝落脫去葛字微露周字蓋木工飾周姓廢主爲之者也先生痛哭引咎告墓易主卜日乃祭事寡母左孺人也鉅細必躬疾必嘗藥生

徒有餽必歸以獻嘗隆冬獨坐心動急自館所馳歸入門數呼
母母方與仲兄負暄後院聞聲趨出而屋後山忽頽壓坐席破
碎里之人以謂先生誠孝之所感也母沒勺飲不入口者五日
既葬衰服終其身腰以下無復存寸縷服闋每祭必泣盡哀以
爲常兄弟五人既分居矣逋負纍纍無以自存先生則請於母
復同居如初卽有所入絲髮不以自私兄弟沒則庀其喪無子
爲之立後羣從諸婦各受職業室以大和道光二年 朝廷開
孝廉方正之科有司舉先生應詔或勸之一詣京師謁選先生
曰是可以躁求耶十二年壬辰十月二十九日卒於家春秋七
十有一配左氏前卒時先生年才三十有奇終身不更娶子二

長榮蔭早沒次榮館孫三封泰先晉封梁孫女二人其一歸吾弟國華曾孫鎮堡鎮嶽先晉縣學生員後其世父榮蔭先生命也篤慎而好學積善之報殆將於是乎在

前史官曾國藩曰人之品類至不齊也唐代設科取士名目繁多宋司馬光請開十科以求賢其目至爲賅簡今世官人專出於進士之一途蓋有科而無目矣會典所著特科有三曰博學鴻詞曰經學曰孝廉方正鴻博科再開經學科一開當時皆稱得人孝廉方正之科 詔開六七次而由之以踐歷顯仕者特少或舉天下而無一人赴部應試者則何也豈 朝廷所以旌別此科其法有未善與抑有司者漫不矜慎舉非其人與以湘

鄉言之道光初元舉先生咸豐初元舉羅君澤南未可謂都非
其人也夫誠得其人在上者固當思所以致之耳彼膺斯舉者
豈汲汲哉

湘鄉縣賓興堂記

自古開國之主以武功翕定禍亂而繼體蒙業之君恆以文德致太平如漢如魏如宋如陳如拓拔魏如高齊如唐如明其第二世嗣爲帝者皆諡曰文我朝龍興遼瀋太祖以神武肇基其製造國書右文布化郊廟齋戒諸大典多成於太宗文皇帝之世蓋武以開之文以守之干戈方興未遑雅教非其志有未逮亦其時會有不得兼者也咸豐二年粵賊洪楊之徒旣已踰嶺而北由湖湘而犯江漢長驅東下入金陵而據之遂北寇河朔東躡瀛碣西擾汾晉中原糜沸我湘鄉實始興義旅轉戰於兩湖江西廣西廣東河南安徽諸行省所在破敵克城

聲威烜然號曰湘勇湘勇之名聞天下一時宿將如羅忠節公
王壯武公李君績賓兄弟蕭君啟江劉君騰鴻趙君煥聯蔣君
益澧及余弟國荃輩皆以仁勇爲士卒所親附歷久而不渝蓋
武功之懋非他州縣所可望而及秦漢稱山西出將考之安定
天水隴西諸郡曾不能敵今日之一縣可謂盛矣其官斯土者
則有朱侯孫詒唐侯逢辰黃侯醕熙賴侯史直又皆一時賢俊
有循良之績與邦人士講求吏治將略互相稱美訢合無間同
明相照同氣相求何其翕應者與咸豐癸丑唐侯臨莅茲邑倡
捐助餉練勇防堵越二年申詳大憲奏請增廣文武學額 聖
恩加增永爲定額人爭頌唐侯之功不衰是年天下士會試於

禮部湘鄉獨無人赴部應試唐侯喟然曰湘鄉之武非無文也
今或無一士與於春官之試豈余之不德不足以興文教歟抑
軍興久而生事絀公車之欲北者不足於資歟於是捐金若干
買七都田六十三畝爲賓興公費又勸諭士民捐買田宅若干
以子午卯酉年租入爲會試旅費寅申巳亥年租入爲鄉試途
費辰戌丑未年租入爲歲科試卷費置賓興堂擇廉正者經紀
之立條明約旣簡旣堅以期久遠自唐世長吏設賓主陳俎豆
備管絃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以饒士差具前古興賢之義
今猶略存其法獨不得與計吏偕士或起白屋無所資藉則利
廉捐義媮爲一切苟以集事無匱乏枉吾尺以求一日之直彼

有所迫而然也。湘鄉山邑多狷介自守之士。唐侯禮賢惠眾。所以愛士者甚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愈不得輕入。無仰事俯蓄之累。出無金盡裘敝可憐之色。搏心壹志以道於君子之道。而委蛇以隱射乎有司者之程度。境裕而神暇。事半而功倍。然猶有失焉者。蓋什而不能以一二耳。方今大難削平。弓矢載囊。湘中子弟忠義之氣。雄毅不可遏抑之風。鬱而發之於文。道德之宏。文章之富。將必有震耀寰區稱乎今日之武功。而又將倍焉。徒焉者。余雖衰鈍。尚庶幾操左券於此。請以右券責之。

劉君季霞墓志銘

君諱蕃字季霞吾友劉蓉孟容之弟也國藩治團練於長沙提水師自巴陵至九江及入江西屯軍南康孟容皆展轉相從三年奔走夷險共之季霞常以其太公之命省孟容於軍中出則美意相迎諷免其兄歸則傳會吉語慰安其父咸豐四年三月岳州官軍失利賊犯甯鄉季霞間關至長沙存問孟容孟容方以疾先歸其六月孟容將率舟師渡洞庭而北季霞復送至省垣明年八月又自其家二千里視孟容於南康中途聞羅君澤南督師至義甯州而西將掃蕩岳鄂之交規復湖北孟容亦分領湘右軍從羅君俱西也季霞與兄會於羊樓崗時我師遠來

新有濠頭堡之敗士氣初復料簡糧仗稍與休息賊據蒲圻縣
得以其暇益築堅壘完守備十月十七日我師進營白石舖以
蒲圻南門地險而逼不利仰攻乃繞道出公安畝抵城西駐軍
鐵山湖北巡撫胡君雲翼以師來會二十一日辛亥分四路進
攻賊扼險立柵穿塹數重鎗礮環擊不可近聞出悍賊揚旗跳
盪自辰至午相持不決軍勢少卻季霞從兄督戰進曰事急矣
賊將乘我遂棄所乘馬獨步而前賊遽奔之季霞發鎗斃二賊
又鞭卒之少退者一賊伏下田發鎗中傷季霞仆地孟容昇其
弟歸營而自麾眾禦之短兵確鬥驍將銳卒傷亡數十人賊亦
大創我軍乘間舉火燔其木柵煙焰漲天五壘齊破是夕遂破

蒲圻縣克之孟容還營視其弟創在臍旁氣息僅屬撫之大慟
季霞徐曰兄勿爾命也語訖而絕春秋二十有五事聞 諭旨
追贈知縣照知縣例 賜卹季霞事兄致嚴以順而風韻各異
孟容於士類揚清激濁而季霞不置臧否孟容稍立崖岸別白
是非鮮所假借而季霞脫去畦封瞑無一語款誠相接其臭如
蘭以是人樂近之劉氏世居湘鄉之四十都近歲兵事方殷有
司分都團練季霞部勒鄉人獨嚴整喪歸自蒲圻族之少長遠
近之耆德學徒與婦者團結之丁壯會葬送死哭者至數千人
如喪親戚然後知其得眾宿將不及也咸豐八年 月 日
甲子葬於樂善里之王湖嶺配孔氏國子監學錄廣璠之女生

女一人無子以孟容子培屋爲嗣銘曰

元二之厄兵氣崢嶸方州大府鼠却狐驚提戈殺賊年少書生
厥少維何星終兩紀溫玉刻茗翱翔文史事親從兄辟咍而詔
仗劍出門海飛龍嘯蒲首之山故壘嗟峨一儒奪臂永奠山河
位豈在大齡豈在多我銘斯石萬代不磨

母弟溫甫哀詞

咸豐五年十月賊目偽翼王石達開引其黨自湖北通城竄入江西別有廣東匪徒曰周培春葛耀明關志江者自湖南茶陵州竄入與石逆相聚於新昌縣周培春等投歸石逆部下願爲前驅石逆授之偽職將軍總制軍師旅帥之類兩逆黨者合併爲一江西亂民從之如歸贛水以西望風瓦解十一月初十日攻陷瑞州府明日陷臨江晦日袁州繼陷遂圍吉安明年正月二十五日陷之余檄副將周鳳山率九江之師入援二月十八日軍敗於樟樹鎮而撫州建昌兩府以是月之季相踵淪沒國藩躬率水陸諸軍自湖口入援而南康又沒於賊矣九江自爲

賊踞如故凡江西土地棄之賊中者爲府八爲州若縣若廳五十有奇天動地岌人心惶惶訛言一夕數驚或奔走奪門相踐死楚軍困於江西道閉不得通鄉書則募死士蠟丸隱語乞援於楚賊亦益布金錢購民間捕索楚人致密書者殺而榜諸衢前後死者百輩無得脫免吾弟國華溫甫自湘中間關走武昌乞師以拯江西於是與劉騰鴻峙衡吳坤修竹莊普承堯欽堂率五千人以行而巡撫胡公奏請以溫甫統領軍事出入賊地盛暑麀兵凡攻克咸甯蒲圻崇陽通城新昌上高六縣以六月三十日銳師翔於瑞州由是江西湖南始得通問而溫甫亦積勞致疾矣七月十六日棹小舟舁疾至南昌兄弟相見深夜惜

情喜極而悲涕泣如雨弟疾寢劇治之多方不效至九月乃痊復還瑞州營次瑞州故有南北兩城蜀水貫其中劉騰鴻軍其南溫甫與普承堯軍其西北賊於東隅通外援市易如故七年正月子率吳坤修之師自奉新至東路始合長圍掘塹周三十里溫甫則大喜吾攻此城久不舉今茲事其集乎不幸遭先君子大故兄弟匍匐奔喪入里門宗族鄉黨爭來相弔亦頗相慶慰國藩得拔其不肖之軀復有生還之一日溫甫力也溫甫既出嗣叔父以咸豐八年二月降服期滿復出抵李君續賓迪菴軍中李君與溫甫爲婚姻益相與講求戎政晨夕諮議是時九江新破強悍深根之寇一掃刮絕李君威名聞天下又克麻城

蹴黃安喋血皖中連下太湖潛山桐城舒城四縣席全盛之勢
人人自以無前師銳甚溫甫獨以爲常勝之家氣將竭矣難可
深恃時時與李君深語悚切以警其下亦以書告予盱上竟以
十月十日軍敗從李君殉難廬江之三河鎮嗚呼痛哉曩吾弟
以新集之師千里赴援摧江西十萬之賊而無所頓今以皖北
百勝之軍萃良將勁卒四海所仰望者而壹覆之而吾弟適丁
其厄豈所謂命耶常勝之不足深恃吾弟之智旣及之矣而不
肯退師以圖全營壘以十三夜被陷而吾弟與李君以初十之
夕併命同殉又不肯少待以圖脫免豈所謂知命者耶遂綴詞
哭之詞曰

鱗鱗我祖山立絕倫有蓄不施篤生哲人我君爲長魯國一儒
仲父早世有季不孤恭惟先德稼穡詩書小子無狀席此慶餘
粲粲諸弟雁行以隨吾詩有云午君最奇挾藝千人百不一售
彼麤穢者乃居吾右抑塞不伸發狂大叫雜以嘲詼萬花齊笑
世不吾與吾不世許自謂吾虎世棄如鼠相舛相背逝將去女
一朝奮發仗劍東行提師五千往從阿兄何堅不破何勁不摧
躍入章門無害無災壘篋鼓角號令風雷昊天不弔鮮民銜哀
見星西奔三子歸來弟後季父降服以禮匝歲告闕靡念苞杞
出陪戎幄匪辛伊李旣克潯陽雄師北邁剗潛剗桐羣舒是囑
豈謂一蹶震驚兩戒李旣山頽弟乃梁壞覆我湘人君子六千

命耶數耶何辜於天我奉簡書馳驅嶺嶠江北江南夢魂環繞
 卯慟抵昏酉悲達曉莽莽舒廬羣凶所窟積骸成岳孰辨弟骨
 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崢嶸廢壘雪漬風飄生也何雄死也何苦
 我實負弟姑恨終古

子於道光甲辰寄諸弟詩有云辰君平正
 午君奇屈指老沉真白眉辰君謂弟澄侯

生庚辰歲午君謂溫甫生
 壬午歲老沉即沉甫也

歐陽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爾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槲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旣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

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
光碩士碩士旣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
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
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
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
韓龍啟瑞翰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
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
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旣
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
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澈浦舒燾伯魯亦以

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趨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眾議以爲義理考据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据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

杖都講之所今爲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旣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歐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没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尙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燾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天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歐陽生名勳字子和沒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縝喜往復亦時有亂離之慨莊周云

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而况昆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警欬也久矣觀生之爲則豈直足音而已故爲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聖哲畫像記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驚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尚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姿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眾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旣自度

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騫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箸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竝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

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筭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哉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御駑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

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
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閔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
賢別立微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
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
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
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
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
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

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澹雅無
慙於古而風骨少隕矣韓柳有作盡取楊馬之雄奇萬變而內
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
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
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廣矣嗜
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
者嚼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辨嘗而後供一饌是大
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
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

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
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
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
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
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
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
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
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

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
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爲兢兢我
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 國史儒林傳褒然冠首吾讀其書
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
厥後張蒿菴作中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
秦尚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
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 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
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
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
先生啟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實乎不可幾已故

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据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

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爲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土方其佔畢咿唔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歎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穫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利之不遂則微倖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沒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鬱鬱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錙銖或百錢逋負怨及孫子若通闢貿易瓌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商富大賈

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爲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已之不免爲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爲報已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悻形於簡冊其於聖賢

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
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
其轅其於術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
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桃源縣學教諭孫君墓表

君諱葆恬字劭吾孫氏善化人祖繩武歲貢生考先振舉人直隸隆平縣知縣隆平君無子有兄曰先捷縣學附生晚而生君乃兼以後隆平君禮律所稱一子承二祧者也君生貴重兩翁絕憐之不欲苦以學業君曲承歡意進則奉槃疾趨嬉游無度退則顚顚自敕鑽仰羣書本末交修既治且篤年十七補諸生中式嘉慶己卯科舉人於是贈翁始知君之學之勤人之所不見也道光六年以大挑選桃源縣學教諭始至學官弟子或丙夜踏門曰願有謁也君訶禁立絕諸生相戒惕息不敢近君稍稍引進矜其不能有某生才而無檢提學使者將除其名君召

而數之曰若以惡聞於一縣今當痛自艾埽地自新則生蹈故則否生頓首謝不敢負學使者亦竟不黜生又有數十人以錢糧浮收訴縣令於上官刻碑縣門頗劫持之冀薄斂以寬民力縣令大怒將名捕致之法君從容開說仆碑弛獄久之壹解縣令邵君以事罰富人錢二十萬輸於學宮陰以乞君君別藏之及以憂去官召諸生使具狀出錢予之賈則朽矣在桃源九年大計卓異例以知縣赴部謁選君曰今日令長豈得行其志者吾上有老親又奚爲於選人道光二十一年四月某甲子卒官春秋四十有八卒後三年君之子鼎臣芝房以道光乙巳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君以覃恩晉贈儒林郎又二年次子頤

臣以丁未科進士改兵部主事又三年 今上卽位晉贈奉直
大夫明年子觀臣中式咸豐辛亥科舉人又明年以 宣宗升
祔恩晉贈中憲大夫是時粵匪洪楊諸逆方犯湖南聯巨艦浮
江而東荆揚鼎沸芝房及其兩弟歸自京師又二年頤臣觀臣
相繼淪逝又明年咸豐丁巳十二月某甲子君之配桂太恭人
卒死喪頻仍家稍替矣太恭人孝恭任淑處變不驚鎮守有卒
譁戕其長官濱沅州縣洵東徙避亂流賊有自通城竄長沙
者家人亦烏徙避之太恭人晏然守靜不爲訛言震駭卒以無
事方從官桃源學署贈翁縣學君實在養每晨興君布席太恭
人進饌贈翁年幾九十與子婦爲辭讓者再太恭人執玉賓賓

恆有嬰兒之色見之者不知其娶婦生孫子已登科也太恭人之沒後君十有六載咸豐九年二月某甲子芝房奉母合葬於赤江先塋先事屬友人曾國藩表其墓國藩因循未卽爲而芝房不幸死矣始君以樸學冲襟未竟其施士林惜之又頤臣觀臣以才子早世又益惜之至芝房秉父之訓立朝有風節著書廩廩近古矣復以憂死每加惜焉君子小人知與不知所共悼痛者也且所謂天者何也高高者與人世迴絕其好惡固當大異於人不可究詰耶抑食報有時遲之又久而後大定耶以君之積善教子芝房之所成立如此卓卓而猶不克顯則將來所謂大定焉者又可必其盡如人意而祚之無已乎於是爲鏡諸

石揭諸墓道以俟夫異時觀化人者取驗焉

畢君殉難碑記

自楚軍之興忠武公塔齊布實始以勇名天下楚人剽悍者率
低首塔公亦豔稱雲南畢君塔公每臨敵負鎗挾弓矢又令二
卒樹長矛執曳馬繩竿以從其爲器也四畢君每臨敵負鎗腰
五十矢又令卒手蛇矛持八尺刀以從其爲器也亦四塔公躍
馬馳曠人追從從輒返鞭之畢君怒馬直穿賊陣戒後者無
得妄從我人亦自不敢從也畢君名金科字應侯雲南臨沅人
以征開化苗匪功敘藍翎外委署臨沅鎮標外委咸豐四年隨
副將王國才赴湖北軍營破賊於天門丁司橋累敘至花翎都
司十一月國藩檄令隨塔公攻圍九江明年正月賊犯武昌王

國才回軍援鄂畢君遂爲塔公所畱其後塔公物故畢以驍勇冠潯軍逆酋石達開之寇江西也連陷瑞州臨江等八府數十州縣畢君所至常陷陳克捷旋爲他部牽率失利終不得獨錄其功自九江奉檄而南以五年十二月破賊於樟樹鎮明年二月軍敗失之自南昌而東以六年五月破賊於饒州之章田渡六月郡城陷失之畢君自痛爲他部所累益發憤募死士再入饒州誓眾曰今日上岸破賊不捷吾不復歸舟矣一鼓克復府城饒之耆黎婦孺見聞者與不見聞者皆曰畢君功也由是賞加呼爾察巴圖魯名號補臨沅鎮都司升用游擊名譽大振而忌君者日以次骨飛謀薦謗迭相污染君提千餘人當四戰

之地索餉不至又惡忌者出已上中夜鬱鬱不自得常思立奇功以自旌異會徽池之賊大至歲暮士有飢色有司者責君能破景德鎮軍食可圖也君以正月二日出師初四日驟攻景德鎮入市乃無一賊別挈十人搜勦後街賊蜂起從卒亡七人傷三人君縱橫擊刺踐血而出最後賊以噴筒環攻君於王家洲隕焉年二十五歲耳閱十有八日前從傷卒三人者收得遺屍又三載咸豐九年子弟國荃破賊景德鎮憑弔畢君殉難之所而壯士則旣死矣功名之際有天有人在己者獨足恃哉於是伐石以表遺蹟聲之銘語俾行路歌之以永饒人之思銘曰橫目蚩蚩同出一治眾雌無雄誰是健者塔公首出次乃畢君

軀幹雖小陳安之倫匹馬斫陣萬夫莫當人心之賊一矢或傷
內畏媚嫉外偏強寇進退靡依忍尤叢詬鬱極思伸矯首舐天
徒飛無翼或墜於淵淵則有底憤則無已萬代千齡哀此壯士

孫芝房侍講芻論序

咸豐九年三月善化孫芝房侍講鼎臣以書抵余建昌軍中寄所爲芻論屬爲裁定凡二十五篇曰論治者六論鹽者三論漕者三論幣者二論兵者三通論唐以來大政者七論明賦餉者一其首章追溯今日之亂源深咎近世漢學家言用私意分別門戶其語絕痛明年四月復得芝房書則疾革告別之詞而芝房以三月死矣旣爲位而哭且以書告仁和邵君懿辰於是爲敘諸簡首而歸諸其孤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周禮一經自體國經野以至酒漿廛市巫卜繕橐天鳥蠱蟲各有專官察及織悉吾讀杜元凱春秋釋例歎邛明之發

凡仲尼之權衡萬變大率秉周之舊典故曰周禮盡在魯矣自
司馬氏作史猥以禮書與封禪平準並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
唐杜佑纂通典言禮者居其泰半始得先生經世之遺意有宋
張子朱子益崇闡之 聖清膺命巨儒輩出顧亭林氏著書以
扶植禮教爲己任江慎修氏纂禮書綱目洪纖畢舉而秦樹澧
氏遂修五禮通考自天文地理軍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綜九流
細破無內國藩私獨宗之惜其食貨稍缺嘗欲集鹽漕賦稅國
用之經別爲一編傳於秦書之次非徒廣己於不可畔岸之域
先聖制禮之體之無所不賅固如是也以世之多故握槩之不
可以苟未及事事而齒髮固已衰矣往者漢陽劉傳瑩某雲實

究心漢學者之說而疾其單辭碎義輕筆宋賢閒嘗語余學以反求諸心而已泛博胡爲至有事於身與家與國則當一一詳核焉而求其是考諸室而市可行驗諸獨而眾可從又曰禮非考据不明學非心得不成國藩則大韙之以爲知言者徒也未幾芥雲卽世臨絕爲先令處分後事壹秉古禮國藩旣銘其墓又爲家傳爰道漢學得失主客之宜臧諸劉氏之祐君子之言也平則致和激則召爭辭氣之輕重積久則移易世風黨仇訟爭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釀晚明之禍則少過矣近者漢學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致粵賊之亂則少過矣芻論所考諸大政蓋與顧氏江氏秦氏之指爲近彼數子

者固漢學家所奉以爲歸者也而芝房首篇譏之已甚其果有
剖及毫釐千里者耶抑將憤夫一二鉅人長德曲學阿世激極
而一鳴耶芝房之志大而銳進也與棊雲同其卒也寄書抵余
以告永訣亦與棊雲同其自芻論外別有詩十卷文十一卷河
防紀略四卷著書之多與棊雲異而其博觀而慎取則同其嫉
夫以漢學標揭也亦同而立言少異余故稍附諍論以明不忍
死友之義亦以見二子者之不竟其志非僅余之私痛也

林君殉難碑記

嗚呼自余倡率楚師轉戰荆揚二州之域其間相從死事者不可勝道或貞白無他誓不相背棄而慷慨一瞑志不得少伸名不爆於當世愛之而莫能收焉者尤可悲也林君源恩字秀三四川達州人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順天鄉試舉人咸豐元年選湖南平江縣知縣二年粵賊洪楊之屬圍長沙其冬瀏陽匪徒爲亂明年春通城匪徒爲亂三縣者皆與平江壤接君詰竄守隘如防禦水截然不得蟄溢江忠烈公才君之爲旣保奏以同知直隸州補用又以書播告士友道林君堪軍旅也會國藩治舟師檄君募平江勇五百人以從四年三月賊自鄂中南

犯君禦之平江九嶺果大捷同官有忌君者功不得敘又別撫
他事中之君悒悒內不能堪而口獨重滯嘗發憤欲一廷辨宿
戒設辭甚具至則爲眾所噤害卒不得發或反引咎自責是歲
十月追隨國藩於九江軍次造次欲有所申理亦不竟白也明
年春檄君治湘軍糧臺歸自廣信又治塔軍門忠武公糧台又
佐理鄱湖水師營務十一月又攝理陸軍於廬山之麓姑塘之
南而江西巡撫文公聞君賢飛檄調至南昌付以所新募之平
江營者君在廬山與一二武人爲儔折節內交武人益不孫嫚
辭侵侮或稱書生跬步矍矍焉知戰事君旣痛其曠又口重滯
卒無以折之獨夜歎曰丈夫壹死強寇耳終不返顧矣及至南

昌領新軍乃稍自喜是時劇賊石達開犯江西連陷八府五十餘州縣六年丙辰三月李元度次青率師自湖口南來君與鄧輔綸彌之自南昌而東兩軍會於撫州疊戰皆捷人心始定賊亦糾合列郡醜類更番搗戰我軍輒卻之又至又大創之疲極不得休息秋九月分軍出攻崇仁宜黃適會援賊大至君竟以十七日戰敗死之始君嘗誡其下曰好相保吾與若共命於茲也至是眾知君不屈相從死者三百餘人君歿二歲咸豐八年四月官軍克復撫州又明年國藩師次於此弔君殉難之所尋逝者之白骨邈然其不可復識矣於是爲立石以表遺蹟綴以銘詩以告於不知紀極之世之一二君子以達余之耿耿銘曰

胡古胡今強吞弱伏佞者刀楯訥者魚肉文吏賊深武夫悍激
訥者避之負牆屏息忽入戰場萬馬辟易士固難料理固難推
災祥顯晦孰執其機昔聞人述言出君口我不知戰但知無走
平生久要臨難不苟大信不盟堅可鍊金澆俗所侮鬼神所歛
精魂遠矣北斗帝鄉遺骨莫辨蔓草茫茫有欲求之環此石旁

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八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浙江道出湖口廣東惠潮嘉道彭君雪琴方厄局鳩工建昭忠祠於石鐘山祀楚軍水師之死事者告余具疏上聞八月疏入報可明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四川再過湖口則祠工已畢祀營官蕭節愍公捷三以下若干人後楹祀勇丁若干人其東爲浣香別墅前曰聽濤眺雨之軒後曰芸芳齋齋後傅以小亭曰且閒亭亭下有小池度梁而南穿石洞東出曰梅塢越西少陟山曰鎖江亭其西絕高曰觀音閣閣外曰魁星樓僧徒居之又西曰坡仙樓刻蘇氏石鐘山記其上憑高望遠吐納萬景一草一石煥然增新矣當楚軍水師

之初立也造舟始於衡陽大戰始於湘潭其後克岳州下武昌
大破田家鎮今福建提督楊君厚庵與雪琴暨諸君子喋血於
狂風巨浪之中燔逆舟以萬計轉戰無前可謂至順其後官軍
深入彭蠡之內賊乘水涸大塞湖口遏我舟使不得出於是水
師有外江內湖之分內者守江西外者援湖北騁然若割肝膽
而判爲楚越終古不得合并至咸豐七年九月攻克湖口兩軍
復合蓋相持三年之久死傷數千人之多僅乃舉之方其戰爭
之際礮震肉飛血瀑石壁士飢將困窘若拘囚羣疑眾侮積淚
漲江以求奪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及夫祠成之後裸薦
鼓鐘士女瞻拜名花異卉旖旎啾瑯江色湖光呼吸萬里曠然

若不復知兵革之未息者又何樂也時乎安樂雖賢者不能作無事之擲蹙時乎困苦雖達者不能作違眾之驩欣人心之喜戚夫豈不以境哉吾因是而思夫豪傑用兵或敝一生之力擲千萬人之性命以爭尺寸之土不得則鬱鬱以死者甯皆憂斯民哉亦將以境有所迫而勢有所劫者然也若夫喜戚一主於己不遷於境雖處富貴賤貧死生成敗而不少移易非君子人者而能庶幾乎余昔久困彭蠡之內蓋幾幾不能自克感彭君新構此祠有登臨覽觀之美粗爲發其凡焉

武昌張府君墓表

君諱以誥字兢安號經圃湖北武昌人生而祇慎鞠躬容儀凡
凡與人無疏戚必先遂其所好而後己以聽之所遇和順則曰
彼實宥我余非能善此不順或有曲躋隱抑則曰我之咎也彼
何罪卽非禮相加尤不肖益泊然避之卽嚴事我尤卑賤尤磬
折與之鈞等遠近從之者泊未嘗見其有所舐觸拂戾也曾祖
斯錕祖維滄國子監生考本用歲貢生廣濟縣學訓導訓導君
旣以能文鳴於時生二子長曰以謨成嘉慶戊辰進士君以少
子承父兄之業折節力學尤善爲制舉之文每構一篇目營四
海精薦九天之上不可得而究也徐而洗心冥默若無可言往

往鑿險鉤深歸諸平淡無有窳聲曼色坐是屢擯於有司君亦不少變以求速化其爲之益勤自七經孟子下逮有宋諸儒者之說莫不鑽研以是澤其文訓其徒友亦以是行之於宗族鄉黨里有貧不能舉婚喪者別差等周之宿負逋租無多寡壹蠲之乞人有強暴者羣乞擁之山中將椎殺之一人寤曰此張某家墓地也張公長者無以訟事污累長者相與徙之他所主者果大困於是識者歎君之德感及頑族矣道光四年八月望日以疾卒春秋六十有三配余孺人子二善鋪縣學生善準歲貢生孫成縣學生裕銘裕鈞縣學廩生裕鎮裕釗道光丙午舉人諸子孫皆以文行紹其家學而裕釗賢而能古文日昌大不可

量君以道光十七年三月壬辰葬於大冶縣杉木橋東之張家山凡二十二歲咸豐九年裕釗致父之命乞余表其墓自制科以四書文取士強天下不齊之人一切就瑣瑣者之繩尺其道固已隘矣近世有司乃竝無所謂繩無所謂尺若閉目以探庾中之豆白黑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苟於文者將焉往而不黜哉余爲述一二以彰君之懿行亦深譏當世君子有衡文取士之責者尙知警焉

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君諱與儔字猶人一字傑夫貴州獨山人先世居江南上元縣有名先者明宏治時從征都勻苗因畱守家焉三傳至如爵累官游擊君高祖也祖嘉能考強州學附生兩世皆以君貴 敕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妣皆封孺人君少隨兄與班讀書發聞兄沒持期服不與有司之試旋以州學廩生中嘉慶三年舉人明年己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爲紀文達公及洪編修亮吉所器異六年散館改知縣署四川茂州事徙鹽源縣知縣縣俗富人好買無征之田貧人鬻產售九存一仍輸全賦久輒逃亡君按籍責賦富人而貰其隱占之罪河西有甯遠子稅所

府隸橫征君上言稅所非經病民得裁去木裏喇嗎左所有山
產銀銅郡守徇奸民之求請布政司符縣開礦君持不可上狀
以爲木裏喇嗎去鹽源且二千里 朝廷特羈縻之非真利其
土也彼土故糧不足於食朝定開廠暮聚萬人運夫倍之不幸
鑪礦寡耗眾散爲盜非土司受其殃則吾蜀承其敝且奸民所
呈地圖開礦去左所經堂甚遠今得左所人訊之銅礦得十分
二銀者卽經堂山也貪小利賈大釁事誠不便大吏臆君狀檄
君往左所覆勘春暮鎗雪而行至則礦山者果在其經堂右其
眾嚴兵以待旣瞻君貌又聆溫語乃皆解甲羅拜謝使君幸奠
我居世世不敢忘行事縣令入土司境戶率錢二百五十雜市

雞豚百物居有供行有餽君盡卻其物又懸之禁比還老幼遮
道獻酒其酋項克珠進銅佛爲壽填咽苦不得前由是舉治行
卓異政以大成充甲子科鄉試同考官以父憂去職服闋母張
太孺人年七十餘矣遂以終養請凡事母十有四年入則牽衣
索棗聽於無聲出則生徒雲從多文而粟旣除母喪吏部檄之
復起君北行至襄陽歎曰吾壯也猶不能枉道事人今能老而
詭隨耶立歸請改教職選遵義府學教授遵義之人習聞君名
則爭奏就而受業學舍如蠶房又不足乃僦居半城市旦暮進
諸生而詔之學以盡其下焉者而已上焉者聽其自至可也程
朱氏之論窮神達化乃不越灑掃應對日用之常至六藝故訓

則國朝專經大師實邁近古其侑易惠氏書閻氏詩陳氏禮
江氏說文詁釋有段氏王氏父子蓋未嘗隔三宿不言言之未
嘗不津津聽者雖愚滯未嘗不怡如旱苗之得膏雨也久之門
人鄭珍與其第五子友芝遂通許鄭之學充然西南碩儒矣道
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卒官春秋七十有九將絕戒曰貧
不能歸葬葬吾遵義可也其明年十二月二日葬縣東青田山
配唐氏繼配李氏子九人希芝次殤次方芝州學增生秀芝友
芝辛卯科舉人庭芝拔貢生瑤芝生芝州學附生祥芝湖南候
補縣丞女七人孫十一人曾孫五人君所爲書有二南近說四
卷仁本事韻二卷詩文雜稿爲族子攜至廣西佚去友芝掇輯

編爲四卷友芝又別記君言行爲過庭碎錄十二卷旣葬十有八年友芝以書抵國藩乞爲文表其墓當乾隆之季海內矜言考据宗尙實事求是之說號曰漢學嘉慶四年仁宗親政大興朱文正儀徵阮文達以巨儒爲會試總裁是科進士如姚文田秋農王引之伯申張惠言皋聞郝懿行蘭皋皆以樸學播聞中外科目得人可云極盛君於是時寂寂無所知名及君出而爲吏恩信行於異域退而教授儒術興於偏陬校其所得與夫同年生之炳炳者孰爲多寡未易遽定也余爲表章一二士之孤行而憂無和者可自壯也

何君殉難碑記

嗚呼軍興十載士大夫君子橫死者多矣獨吾友何君丹畦尤
深痛不忍聞自近古以來未有行善獲禍如是之烈者也豈不
悲哉君以咸豐四年五月由翰林院侍講上書房行走出爲
安徽徽甯池太廣兵備道時則安慶暨濱江府縣淪沒賊中廬
州新立行省亦陷於賊副都御史袁公軍臨淮提督和公巡撫
福公軍廬州君當之官不克南渡袁公欲資君以兵西會楚師
福公亦具疏畱君江北檄君募勇出征公私匱乏沮傷百端最
後得二百餘人率之以西至霍山徵集潰兵團勇三千餘人推
誠獎勵遂以十月二日大破捻匪李兆受於城東追至麻埠又

五日至流波磔商城固始團練堵其北金家寨團丁禦其東而自率所部遏其西捻黨洵懼李兆受與馬超江等相繼投誠挺散脅從遠近大說環三四縣皆輸豬雞糗糧金錢之屬聲終宵不絕先是大府帥檄君救援廬江檄未至而城先陷至是奉被劾革職之命軍士懷不能平雖百姓亦惘惘也方楚師之出岳州而東也克武昌下黃州破田家鎮水陸電邁席卷千里其後塔齊布羅澤南兩軍由黃梅南渡以圍九江賊循北岸而上復陷蕪黃竄武漢自長淮以南天柱內外所在蜂屯君以孤軍流離西與楚師不相聞東與廬州大府隔絕朝不謀夕嚙指誓眾五年正月進攻蕪水克之又分軍克復英山又殲劇賊田

金爵大府帥以君西征有效疏令留駐英山君出師至是凡八閱月僅支見銀三百兩士卒及民團相從者增至三千人又益以李兆受新降之眾無以爲食居無帳幕雨無薪村郭無居民遠近無援傷亡無以爲卹始什人賦麩一斤繼而削減半之既又半之而賊來益盛日提飢卒轉戰不得休五月十二日軍敗徒行泥淖中鄉民或哀而進食君雖強自振厲然德甚瘵瘵發體氣亦少餒矣李兆受者故反側持兩端感君忠勤不忍遽背負絕糧旣久怪君無以活之意望甚又同時降人馬超江爲匪徒所殺怨官不能捕誅以抵罪也則大戚議爲超江復仇設位受弔捻黨畢集於是安徽河南兩省皆以兆受復叛入告而縣

令亦懸賞購兆受頭千金兆受益不自安匍伏詣君自陳無他
君撫慰稍稍綏定矣會大府帥有密書抵君教以圖翦叛賊毋
後人發爲兆受所得遂陽爲置酒高會而伏兵戕君於英山之
小南門遺骸殘燬同遇難者四十七人咸豐五年十一月初三
日也君諱桂珍字丹畦雲南師宗人道光甲午科舉人戊戌進
士翰林院編修丙午提督貴州學政旋晉侍講入直 上書房
數抗疏陳軍事得失推本君德又采朱子真西山大學之說傳
以己意引申條例手繕成帙隨疏奏進君之意嘗以爲聖人者
無不可爲功無不可就獨患人不自克不能竭其心與力之所
竟耳及君出而蒞事飢餓經年而百戰不息儻所謂自克者耶

竭吾心與力而不遺者耶卒其獲禍如是之烈而或不免身後
之餘責然則爲善者何適而不懼哉咸豐十年國藩屯軍江北
詢君患難馳驅之所乃立石英山綴以銘詞俾來者有考焉銘
曰

飢寒逼身難顧廉恥聖主不能安其民慈母不能撫其子況於
揭竿烏合之徒亡命歸誠之始倏順忽逆朝人暮豕封豕負塗
積疑張弧鋸牙鉤爪殪我閔儒赤舌燒城死有餘議羣毀所歸
天地易位悠悠之口難可遠勝我銘諸石少待其定上訊三光
下訊無竟

經史百家雜鈔題語

姚姬傳氏之纂古文辭分爲十三類余稍更易爲十一類曰論
箸曰詞賦曰序跋曰詔令曰奏議曰書牘曰哀祭曰傳誌曰雜
記九者余與姚氏同焉者也曰贈序姚氏所有而余無焉者也
曰敘記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無焉者也曰頌贊曰箴銘姚氏
所有余以附入詞賦之下編曰碑誌姚氏所有余以附入傳誌
之下編論次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遠後之君子以參觀焉
村塾古文有選左傳者識者或譏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錄
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
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

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
敢知國將可乎哉余鈔纂此編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涓涓之
水以海爲歸無所於讓也姚姬傳氏撰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說
以爲史多不可勝錄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錄漢書至三十八
首詔令類中錄漢書三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錄乎余今所
論次采輯史傳稍多命之曰經史百家雜鈔云

經史百家簡編序

自六籍燔於秦火漢世掇拾殘遺徵諸儒能通其讀者支分節解於是有章句之學劉向父子勘書祕閣刊正脫誤稽合同異於是有校讐之學梁世劉勰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褒貶前哲其後或以丹黃識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前明以四書經藝取士我朝因之科場有勾股點句之例蓋猶古者章句之遺意試官評定甲乙用硃墨旌別其旁名曰圈點後人不察輒仿其法以塗抹古書大圈密點狼籍行間故章句者古人治經之盛業也而今專以施之時文圈點者科場時文之陋習也而今反以施之古書末流之遷變何可勝道惟

校讐之學我朝獨爲卓絕乾嘉間巨儒輩出講求音聲故訓校勘疑誤冰解的破度越前世矣咸豐十年余選經史百家之文都爲一集又擇其尤者四十八首錄爲簡本以詒余弟沅甫沅甫重寫一冊請余勘定乃稍以己意分別節次句絕而章乙之閒亦釐正其謬誤評隲其精華雅與鄭竝奏而得與失參見將使一家昆弟子姪啟發證明不復要塗人而強同也

箴言書院記

國藉以道光戊戌通籍於朝湘人官京師者多同時輩流其
射策先朝耆年宿望凋散略盡而少詹事益陽胡雲閣先生
獨爲老師祭酒鄉之人就而考德稽疑如幽得燭眾以無隕而
喆嗣潤之亦以編修趾美名父迴翔館閣今兵部侍郎湖北巡
撫海內稱爲宮保胡公者是也少詹君晚而饗弟子箴言十四
卷國藩實嘗受而讀之自灑埽應對以暨天地經綸百家學術
靡不畢具甄錄古人嘉言衷以己意辭淺而指深要使學者自
幼而端所習隨其材之小大董勸漸摩徐底於成而已竊嘗究
觀夫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擾擾萬眾大

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導之東而東導之西而西習於善而善習於惡而惡其始曠焉無所知識未幾而騁者欲逐眾好漸長漸貫而成自然由一二人以達於通都漸流漸廣而成風俗風之爲物控之若無有齟之若易靡及其既成發大木拔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窮天人之力而莫之能禦先王鑒於此欲民生蚤慎所習於是設爲學校以教之琴瑟鼓鐘以習其耳俎豆登降以習其目詩書諷誦以習其口射御投壺以習其筋力書升以作其能而郊遂以作其恥故其高材則道足濟天下而智周萬彙其次亦不失爲圭璧自飭之士賈生有言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其不然歟侍郎自開府湖北

以來卽以移風易俗爲己任自部曲之長郡縣之吏暨百執事
片善微長不敢自褻而褒許隨之曰爾之發見者微而善端宏
大不可量也或有過差方圖蓋覆譴亦及之曰此猶小眚過是
誅罰重矣與其新不苛其舊表其獨不遺其同上下兢兢日有
課月有舉當世推湖北人才極盛侍郎則曰吾先人箴言中育
才之法如此吾詎能繼述直什一耳咸豐十年侍郎治鄂六載
矣功成而化洽又以一湖之隔吾教成於北而反遺吾父母之
邦其謂我何於是建箴言書院將萃益陽之士而大淑之置良
田以廩生徒儲典籍以饋孤陋寬其涂轍而嚴其教條崇實而
黜華賤通而尙介循是不廢豈惟一邑之幸卽漢之十三家法

宋之洛閩淵源於是乎在後有名世者出觀於胡氏父子仍世育才肫肫之意與余小子慎其所習之說可以興矣

鄧湘皋先生墓表

先生新化鄧氏諱顯鶴字子立晚歲學成遠近稱爲湘皋先生先生自甫掇科名卽已厭薄仕進愼然有志於古之作者與同里歐陽紹洛礪東以詩相厲客游燕齊淮陽嶺南所至悲愉抑塞一寓於詩覘幽刺怪遏之使平終歲顚顚誓不履近人之藩而又恥不逮古人每有篇什輒就礪東與相違覆引繩落斧剖晰毫釐書問三反或終不得當交嘲互訟神囚形瘁已而窒極得通則又互慰大歡以爲解此者天下之至豪也先生以嘉慶九年甲子科舉於鄉道光六年大挑二等官甯鄉縣訓導凡十有三年引疾歸其遺外時榮而有事著述與礪東略同然礪東

持律矜嚴體勢稍褊先生則波瀾益壯跌宕昭彰礪東牆宇自
峻與人少可先生則闡揚先達獎寵後進知之惟恐不盡傳播
之惟恐不博且久用是門庭日廣而纂述亦獨多詩歌所不能
表者益爲古文辭以彰顯之其於湖南文獻探討尤勤如飢渴
之於食飲如有大譴隨其後驅迫而爲之者以爲洞庭以南服
嶺以北旁薄清絕屈原賈誼傷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
而文字放佚湮鬱不宣君子懼焉於是搜訪濱資郡縣名流佳
什輯資江耆舊集六十四卷東起離源西接黔中北匯於江全
省之方輿略備鉅製零章甄采略盡爲沅湘耆舊集二百卷徧
求周聖楷楚寶一書匡謬拾遺爲楚寶增輯考異四十五卷繪

鄉邨經緯圖以詔地事詳述永明播越之臣以旌忠烈爲寶慶
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岡州志三十四卷衡陽王夫之明季遺老
國史儒林傳列於冊首而邦人罕能舉其姓名乃旁求遺書得
五十餘種爲校刻者百八十卷瀏陽歐陽文公元全集久佚流
俗本編次失倫爲覆審補輯若干卷大儒周子權守邵州錄其
微言副以傳譜之屬爲周子遺書若干卷所至釐定祀典褒崇
節烈爲召伯祠從祀諸人錄一卷朱子五忠祠傳略考證一卷
五忠祠續傳一卷明季湖南殉節諸人傳略二卷嗚呼可謂勤
矣蓋千秋者人與人相續而成焉者也惟眾人甘與草木者伍
腐而腐耳自稍有智識卽不能無冀於不朽之名智尤大者所

冀尤遠焉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或碌碌而有聲或瓌材而蒙詬或佳惡同時同位同而顯晦迥別或覃思孤詣而終古無人省錄彼各有幸不幸於來者何與先生乃舉湖南之仁人學子薄技微長一一掇拾而光大之將非長逝者之所託命耶何其厚也先生生於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卒於咸豐元年閏八月二十五日春秋七十有五曾祖元臣祖勝達父長智妻曹氏仁厚淑慎里黨欽之妾何氏子二琳廩貢生候選訓導前卒琮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科舉人父歿後一月以毀終女子子三人孫四光黼光緹光絳光組曾孫大程自先生以名儒篤行昌其家羣從子姓皆孝友力學兄子瑤尤賢而能文章先

生之書其不係於湖南文獻者又有南邨草堂詩鈔二十四卷
文鈔二十卷易述八卷毛詩表二卷校勘玉篇廣韻札記二卷
自訂年譜二卷瑤皆敬謹弄藏其未刻者皆寫定可傳於世先
生內行完粹教澤在人瑤所爲行狀甚詳茲故不著獨著其治
詩之精與其有功於鄉先哲者揭於墓道以式鄉邦而訊異世

湖北按察使趙君神道碑

君諱仁基字厚子號悔廬武進趙氏五世祖恭毅公申喬戶部
尙書清正有大節爲世名臣恭毅次子鳳詔官太原知府者君
高祖也曾祖諱枚廩膳生員舉孝廉方正祖匯增監生考鍾書
舉人豐縣訓導兩世皆以君貴 贈朝議大夫妣楊氏惲氏皆
贈恭人君少而端視矩行恆言無誑年十三居王考之喪哀
禮周至父老驚歎毗陵故文獻之邦名儒相望君出而從訓導
君於豐縣趨庭問業歸而造請里巷耆宿若李君兆洛陸君繼
輅吳君育周君儀暉輩咸從捧手稽經講藝穆然如笙磬之克
諧其學旣大進譽望亦翕翕日隆以試於有司則連蹇而不得

一當久之嘉慶丙子乃北上應順天鄉試未歸而遭母憚恭人之喪又五年再試順天未歸而又遭父訓導君之喪君性篤孝兩丁大故不克親視含殮平生以爲至痛又以壯年喪元配高淑人復喪繼配錢淑人復喪其長子鑄客遊湖北子身浮寄塊然若委枯枝於大澤廢興不復厝意蓋自道光五年舉於鄉六年以進士官知縣而君年且近四十人世紛華之念洗除盡矣初仕爲江西宜春縣旋補崇仁縣知縣調安徽涇縣知縣旣又署懷甯縣事所至判決滯獄感格凶頑齋禱於深室而四境時雨立應道光十三年捕獲桃源掘河奸民陳端優詔褒勉賞戴花翎以直隸州升用明年補滁州知州召見便殿宣宗

嘉之歸任滁州六安州甫歷數月卽升平陽府知府在晉數月又升江西南贛兵備道君感荷 恩知益思有以自靖名捕樵埋盜鑄鹽梟大猾躬追而擒治之禁止鴉片約堅條明是時

天子方申嚴詔拒絕西洋而英吉利窺天津陷定海割香港寇廣東省城君綜理南安糧臺農夜憂勞自傷無裨於時而海氛日棘往往被酒泣下或力疾繞室旁皇適奉升湖北按察使之命閱十八日而卒實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也春秋五十有三君旣再失偶最後娶方淑人子熙文某官烈文某官女三人適增生李嶽生候選主事周騰虎烏程縣知縣陳鍾英孫六人咸豐六年七月某甲子葬於荆溪之東山所著書有江水

論一卷雜文一卷歌詩曰幽棲集登樓集等者凡七卷和陶詩一卷詞一卷君中懷淡定中歲頗邁憂戚泊然不知窮通得喪之於己何與自詩篇外若無一足關其慮自獎誘後進外若無一堪自愉樂者論者疑其超曠忘世及海上事起乃獨鬱鬱不能終日豈有大志者常頽然不易測耶抑中年悲感晚節一觸而不自克耶匪可詳已銘曰

達人離垢遺棄萬事聖人忘身不忘拯世迹若相反義乃相成趙公落落衷道而行積困始亨將大厥施方駕而稅誰實尸之有子克家志亢行俯天右勞臣永錫來許

季弟事恆墓志銘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丙寅我季弟歿於金陵軍中逾月喪過安慶國藩設次哭奠如禮遣之反葬弟名國葆字季洪後更名貞幹字事恆少則落落自將脫去町畦視人世毀譽及書史褒譏媿惡不甚屑意不隨眾爲疑信時或詰難參伍大破羣惑嘗應縣試及學政試再冠其曹已而厭薄舉業不肯竟學咸豐三年國藩奉 詔討賊召募水陸諸軍季弟挈六百人以從提督楊載福侍郎彭玉麟始皆客季弟所爲僚佐季亟薦此二人爲英毅非常器已願下之四年三月岳州兵敗季又亟白諸將無罪已願獨坐之其後楊彭二人果以水師雄視東南而諸將

亦次第登用擢取高官大名獨季弟黯黥歸去築室紫田山中柴門絕人事身與世若兩不相收八年十月母弟國華戰歿三河季則大慟誓出殺賊以報兄仇而雪前恥鄂帥胡文忠公方廣求將材命季分領千人自黃州建旆而東十年正月連克太湖潛山三月始與叔弟國荃會師以圍安慶十一年八月克之明年爲今皇帝元年弟以正月師次三山三山者宣池羣賊四萃之區軍入援絕寇十倍我乃以計招降三縣義民之陷賊者噢咻而厲使之得四千人編伍約法用破魯港克繁昌下南陵蕪湖而國荃亦以是時克東西梁山徇和州當塗奪采石兄弟復會師進薄金陵之雨花臺江東久虐於兵疹疫繁興將士

物故相屬弟病亦屢瀕於危定議假歸養疾適以援賊大至強起戰守四十六日賊退而疾甚不可復治矣季弟初以功敘儒學訓導加國子監學正銜克復安慶晉秩同知 賞戴花翎厥後連克繁昌三縣 天子雖以國藩前有辭賞之奏猶 特賜 迅勇巴圖魯名號至大破援賊晉階知府 命下而弟不及見矣事聞遂追贈按察使照軍營病故例議卹 詔書謂朝廷早欲擢用特以國藩懇辭畱以有待嗚呼 聖主之於臣家 恩寵不訾獨惜 國家欲大用吾弟與吾弟欲得當以報 國兩相須於微莫之中而卒不克少待以竟厥志嗚呼茲所謂命焉者非耶季弟生以道光八年九月二十日春秋三十有五曾祖

諱竟希妣彭氏祖諱玉屏妣王氏父諱麟書妣江氏三代皆封
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配鄧氏先弟十月卒兄弟五人自仲
氏國潢外四人者皆從事戎行季無子以國潢子紀渠嗣同治
二年某月某日甲子葬於某里某山之陽輒敘次事狀繫以銘
語以寫吾哀銘曰

智足以定危亂而名譽不並於時賢忠足以結主知而褻寵
不逮於生前仁足以周部曲而妻孥不獲食其德識足以祛羣
疑而文采不能伸其說嗚呼予季缺憾孔多天乎人乎歸咎誰
何矢堅貞而無怨儻彌久而不磨

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

節母蔡氏生三歲而室於歐陽事玉光府君家微也姑劉孺人
端嚴匡敕無所假借節一朝之食分之二日併三人之事責之
一手舉家事精麤劇易壹委節母不以何問他人節母則先雞
鳴而興豫其未至後斗轉而息補其闕遺箕拘無塵井汲無濡
半米寸薪必珍必戒諸娣姒次第入門節母躬其難者讓其易
者自親舍及眾私室衣垢則澣之綻裂則補綴初不問其所自
來羣從子女寒則衣之飢則慈以甘養就漏浴爲之潔除羣從
或忘其母而母節母節母亦忘其非己出也乾隆三十年乙酉
舅席珍府君卒明年玉光以毀死劉孺人大戚節母於時年二

十有八長子惟本甫三歲少者成材未期耳入則泣血柴立茹
藥自盟出則抱子奉姑怡聲疊疊益屏去華飾先姑意之未發
而從事約其口與體以及其孤子女無所不約勤其力以率其
妯娌與其子姓傭奴各有專職土無寸曠人無晷暇俛拾仰取
賓祭有經豬雞肥碩蔬果怒生方節母事姑之初歲入穀二十
石逮姑之暮年穀近千石惟本讀書屬文試於郡縣有聲矣年
二十七歲而卒婦蔡氏亦以節著

節婦蔡氏少歸歐陽惟本節母之冢婦也乾隆四十三年戊戌
歲大饑節婦將嫁其父輔世貧不能具禮宗族或助之結褵之
資凡得錢三千有奇父爲裝遣之節婦陰返其錢置稗薦中而

鑿鑿匙其端父歸而室無見糧引鑰則錢在焉泣曰孝哉吾女
酉此以活我也惟本沒時節婦亦二十八歲由是捐棄萬事壹
從節母求所以事祖姑劉孺人之法黎明劉孺人興節母執笄
侍左節婦自右約之及盥節母奉水節婦奉漿及食婦具饌母
侑之及寢三世聯牀聽於無聲劉孺人卽怒節母負牆竦懼節
婦從容改爲以適厥指卽疾病婦煮藥母嘗而後進夜則番宿
遞侍衣不解帶一夕節母起墮牀折脇二骨節婦號泣就援之
母戒屏息無令劉孺人得聞知也劉孺人晚而喪明手足痿痺
挽復與日游庭中節母肩前節婦肩後其後劉孺人九十而終
節母且六十矣二脇骨者竟無恙其後二十餘年盜入室刳母

衣刃傷節婦指及肘創甚亦不醫而竟無恙論者以爲孝徵神
或相之云道光九年節母沒實年九十有六二十三年節婦沒
實八十有三其前五年歲在己亥均旌表節孝如例

前史官曾國藩曰節婦之孫女子四人次二者歸於我外舅福
田先生篤行君子也數爲余誦述兩世事狀余昔官禮部見各
行省題旌婦女凡烈婦殉夫者別具一疏高宗皇帝常下

詔非之不予旌表以爲行不貴苟難也然末俗士論往往以矯
激卓絕之行爲難觀歐陽姑婦之節亦似庸行無殊絕者而純
孝兢兢事姑至六十年五十年之久而不渝天下之至難孰踰
是哉

修治金陵城垣缺口碑記

道光三十年廣西賊首洪秀全等作亂咸豐三年二月十日陷我金陵據爲僞都官軍圍攻八年不克十年閏三月師潰賊勢益張有眾三百萬擾亂十有六省同治元年五月浙江巡撫臣曾國荃率師進攻金陵三年六月十六日於鍾山之麓用地道克之是歲十月修治缺口工竣鑿石以識其處銘曰
窮天下力復此金湯苦哉將士來者勿忘

鳴原堂論文序

常棣爲燕兄弟之詩小宛爲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而皆以脊令起興蓋脊令之性最急其用情最切故常棣以喻急難之誼而小宛以喻征邁努力之忱余久困兵間溫甫沅浦兩弟之從軍其初皆因急難而來沅浦堅忍果摯遂成大功余用是獲免於戾因與沅弟常以暇逸相誠期於夙興夜寐無忝所生爰取兩詩脊令之旨名其堂曰鳴原堂云

王船山遺書序

王船山先生遺書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國藩校閱者禮記章句四十九卷張子正蒙注九卷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四書易詩春秋諸經稗疏考異十四卷訂正譌脫百七十餘事軍中鮮暇不克細紬全編乃爲序曰昔仲尼好語求仁而雅言執禮孟氏亦仁禮竝稱蓋聖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之莫大於仁外之莫急於禮自孔孟在時老莊已鄙棄禮教楊墨之指不同而同於賊仁厥後眾流歧出載籍焚燒微言中絕人紀紊焉漢儒掇拾遺經小戴氏乃作記以存禮於什一又千餘年宋儒遠承墜緒橫渠張氏乃作正蒙

以討論爲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數萬言注禮記數十萬言
幽以究民物之同原顯以綱維萬事弭世亂於未形其於古昔
明體達用盈科後進之旨往往近之先生名夫之字而農以崇
禎十五年舉於鄉目覩是時朝政刻覈無親而士大夫又馳騫
聲氣東林復社之徒樹黨伐仇頽俗日敝故其書中黜申韓之
術嫉朋黨之風長言三歎而未有已旣一仕桂藩爲行人司知
事終不可爲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間終老於湘西之石船山
聖清大定訪求隱逸鴻博之士次第登進雖顧亭林李二曲輩
之艱貞徵聘尙不絕於廬獨先生深閤固藏邈焉無與平生痛
詆黨人標榜之習不欲身隱而文著來反脣之訕笑用是其身

長遯其名寂寂其學亦竟不顯於世荒山做榻終歲孳孳以求
所謂育物之仁經邦之禮窮探極論千變而不離其宗曠百世
不見知而無所於悔先生沒後巨儒迭興或攻良知捷獲之說
或辨易圖之鑿或詳考名物訓詁音韻正詩集傳之疏或修補
三禮時享之儀號爲卓絕先生皆已發之於前與後賢若合符
契雖其著述太繁醕駁互見然固可謂博文約禮命世獨立之
君子已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孫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鄧
顯鶴湘皋實主其事湘潭歐陽兆熊曉晴贊成之咸豐四年寇
犯湘潭板毀於火同治初元吾弟國荃乃謀重刻而增益百七
十二卷仍以歐陽君董其役南匯張文虎嘯山儀徵劉毓崧伯

山等分任校讐庀局於安慶葺事於金陵先生之書於是麤備
後之學者有能秉心敬恕綜貫本末將亦不釋乎此也

閩浙總督季公墓志銘

公諱芝昌字雲書號仙九姓季氏道光之末咸豐之初公以正卿內知樞密外督封疆 朝廷亟以大事相屬而公凜然自以爲不足海內賢士亦第宗其文章而若忘其政事之美公於文裁量完密宮徵鏘鳴當世歎爲臺閣夷擘之音而又忘其營度之苦至其身世備歷諸艱則知者尤少也季氏世家江陰公會祖諱愔祖諱熙歲貢生累葉窮約至考諱麟字晴郊者始以拔貢舉人官鉅鹿縣知縣嘉慶十四年公侍王父從鉅鹿君於官所又迎婦於衛輝婦翁爲王蘇儕嶠以翰林出守大郡兩家皆科第名宦政聲溢於河朔浸浸光大矣無何歲貢君卒於鉅鹿

鉅鹿君坐不身捕妖民褫職遣戍新疆踰年沒於戍所公所生長子旣殤又殤一女又殤次子而鉅鹿君有官逋簿責益急籍家產輸之官親知不相省錄胥吏侵侮殆無人理厥後以道光元年舉順天鄉試三年考取國子監學正學錄薄宦京師生事日絀蓋至十二年成一甲三名進士而公之困厄餘二十載矣旣以巍科改翰林院編修明年散館則大爲 宣宗所褒御書魁字於卷之傅別而大臣亦自登公首選旋又以大考翰詹列高等 簡授山東學政任滿還京充戊戌會試同考官明年己亥大考復列高等奉使江西主考浙江學政累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由是舉朝慕公遇合之隆臺省耆宿交口稱公詩

賦以諷勉後進儕輩斂衽皆以爲不及高才未達皆傳鈔而模範之雖 天子亦以君臣文字契合爲足樂也公在浙丁母憂道光二十三年服闋入都與考試差翼日召對 宣宗嘉歎公文以謂他人竭蹶喘汗有不能到汝則沛乎有餘譬之於射汝穿楊百中矣語畢大笑公且感且悚退而以不失鵠名其齋是歲擢禮部吏部侍郎督學安徽公益兢兢恐無以育才厚俗上負 主知二十六年受代還 朝明年充會試知貢舉 殿試讀卷官 經筵講官衡文之事無役不從四方學徒翰林新進輻輳造門請業而 上察公忠謹廉介可任艱鉅不復欲以校文角藝相屬蓋科目取士旣久至爭聲律一字之得失而置軍

國於不問 宣宗晚歲遠覽唐季明末之陋卹焉思有以易之亦預憂治安之不可深恃也二十八年 命公爲倉場侍郎是冬 命偕定郡王載銓查辦長蘆鹽務及天津所屬倉庫二十九年 命偕大學士耆英查詢東南兩河冗員浮費又 命公馳赴浙江釐剔鹽務清查倉庫凡政有奸弊叢雜輒屬公梳抉而廓清之公晝夜稽覈不吳不揚盡得要領而於人無所乖迕使浙未返有 詔簡授山西巡撫甫至晉又內 召爲軍機大臣三十年 宣宗升遐與諸王大臣受遺輔政 文宗繼序益欲以艱大付公會廣西軍興南服不靖遂 命公總督閩浙公鉤校官書發舊牘與新事雜治廢寢忘食未幾疾作陳請開缺

勿許咸豐二年病益劇屢疏乞退 溫旨慰問最後十一月
詔許回籍調理三年正月返蘇之常熟家焉二月金陵淪陷賊
乃日熾公聞之大痛自以 朝廷重臣出涖海疆不能濟弱扶
傾副 聖主倚畀之意而時事糜爛又不克力疾強起以效尺
寸往往獨夜悲泣或爲詩歌以鳴積鬱至咸豐六年而得偏痺
之症十年蘇常失陷挈家北渡又聞九月淀園之變益憂憤內
傷不復可支矣是歲十一月三十日薨於通州春秋七十自公
之貴三代皆贈光祿大夫如公官曾祖妣趙氏祖妣趙氏妣史
氏皆贈一品夫人妻王夫人妾郭恭人皆前卒妾吳氏公沒後
自裁以殉 旌表如例子念貽道光庚戌進士翰林院編修加

四品卿銜女二人長適翰林院編修陳彝次適鉅野縣知縣張
彭年孫綸全邦楨曾孫厚堃厚基厚鎔公卒時渴葬通州城東
同治四年八月十八日始卜葬於江陰長山南麓當公在閩引
疾方怪宏才若彼重任如此何遽謙讓勇退及歸田數載而憂
國乃更甚於當官之時而當世之自以爲能負荷非常者覆
轍相屬乃不忍聞然後知君子欲然之抱誠不易量度哉嗚呼
是可銘已銘曰

兩社貞卜實啓季宗世闕休德集於我公十韜一襮積塞乃通
發爲宏篇藻火笙鏞輶軒四出使節落旄冥索章句盡拔其橐
靡幹不采何埴不陶 天子曰咨時有屯蹇道有平頗著在前

典良臣幹之天迴斗轉斂此鴻文謀奠乾坤入筦天樞出帥海濱鋤奸詰姦萬緒交紛每況彌恭若虛若無讓賢避位長往江湖心摧形瘁與世同懼我貢春官出公門下斯鑄斯鎔或躍於冶岱宗云頽有隕如瀉紀續埋幽用詔來者

仁和邵君墓志銘

位西仁和邵氏諱懿辰與國藩交二十餘年矣咸豐十年二月賊入杭州五日而復七月位西訪余祁門軍次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陷賊中賊退乃挈家東徙紹興老母考終癯得盡禮欲乞師以援兩浙不果遂別去明年十一月杭州再陷位西之妻余恭人二子順年順國轉徙滬上余聞而迎致之安慶順年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饑困其父麾家人出避圖延宗祀亦詭詞自稱將出遂泣別不復相聞國藩心知位西烈士也必不苟免其家固知之以無定問不敢發喪同治三年二月杭州克復順年奔哭周詢具得三日不食罵賊遇害狀實以十一年十二月朔日

殉難於是始除次執喪赴告遠近浙江巡撫上其事天子下
詔褒卹然後知親在則避親沒則死賢者遭難如是其不苟也
位西之學初以安溪李文貞公桐城方侍郎爲則擯斥近世漢
學家言爲文章務先義理不事縟色繁聲旁徵雜引以追時好
厥後以舉人仕京師爲內閣中書刑部員外郎入直軍機處與
上元梅曾亮伯言臨桂朱琦伯韓數輩游處博覽國故朝章其
文益奧美盤折亦頗采異己之說自廣詢訪高才秀士折節
造請交譽互證酣恣而不厭狎習而彌虔然位西性故戇直往
往面折人短以謂書籍所無公何得漫爾不應再糾焉猶不獲
三諫焉無問新故疏戚貴賤時否一切蹙頞相繩人不能堪終

以此取戾於世大學士琦善公在獄嘗發十九事難之大學士
賽尙阿公視師廣西手疏七不可諍之諸公貴人病其峭直由
是鬪焉不得安其位咸豐四年坐濟甯防河無效吏議鵠職位
西旣罷歸則大潭思經籍纂纂尙書通義孝經通義詩古文若
干卷飢餓圍城之中猶纂禮經通論誦聲鏘然徹於巷外亂後
僅得禮經一卷文三十餘首刻之淮安蓋不能什之一二餘則
散佚矣位西之曾祖王父寶勤王父又曾父宗贊本生父鳳儀
世簪清德有兄懿藩早喪無子以順年後之有女二人順年歸
自杭州未得父尸大痛邁疾同治四年六月十三日沒於金陵
余蒸人少而刲股療親晚而事姑有聲旣痛其夫又悲其子七

月十二日亦卒嗚呼傷已國藩於是命順國與其壻鄭興儀具位西衣冠葬之西湖二龍山以余恭人及順年耐順年之妻伊氏前死賊中至是亦以衣冠耐葬銘曰

城有時而爲湖海有時而成田物固有非常之變烏可以常理測彼昊天善不必福久矣曾不自夫子而始然愍東南之大戾仁聖與螻螿而同捐箸述盡其蕩盡僅弔煨燼之殘編文之精者不復存存者又未必果傳獨其耿耿不磨之志與日星而長懸魂無遠而不之魄則依妻子以全庶上爲神祇所許而下爲百世學者之所憐

江忠烈公神道碑

公諱忠源號岷樵新甯江氏曾祖登佐太學生祖獻鵬父上景
歲貢生母陳太夫人生子四公其長也少而豁朗英峙以縣學
附生選爲道光十七年丁酉科拔貢生旋中是科鄉舉入客京
師以大挑得教職與曾國藩陳源充郭嵩燾馮卓懷數輩友善
嘗從容語國藩新甯有青蓮教匪亂端兆矣旣歸二年而復至
京余戲詰公青蓮會匪竟如何何久無驗也公具道家居時陰
戒所親無得染彼教團結丁壯密繕兵仗事發有以禦之逮再
歸而果有雷再浩之變公部署夙定一戰破焚其巢誘賊黨縛
再浩磔之湖廣總督上其功 賞戴藍翎以知縣用公入都謁

選又語國藩前事雖定而大吏姑息不旨痛誅餘黨難猶未已
踰年而復有李沅發之變又踰年而廣西羣盜蠡起洪秀全楊
秀清之徒出大亂作矣公爲縣令浙江歲餘咸豐元年丁家艱
歸大學士寶尙阿公督師廣西馳疏調公赴粵旣至則大爲副
都統烏蘭泰公所賓敬事無巨細必再諮而後行人無疏戚貴
賤必察公意嚮而薄厚之敘公之勞請擢同知直隸州換戴花
翎公亦竭誠贊畫募楚勇五百人助戰湖南鄉勇出境討賊自
此始也烏公慷慨負氣與提督向公榮積有違言公以書曉譬
烏公禮下之已甚冀感動向公卒不能得逮圍賊於永安復代
爲一書抵向公力諫圍師缺隅之說請合圍而盡殲之又不能

得因引疾歸而永安賊出大敗官軍遂至桂林公聞警募勇
倍道赴援將終佐烏公以平嶺表未至而烏公陣沒自是獨領
一隊賊中往往指目江家軍矣既解廣西之圍旋大捷於篔衣
渡賊不得掠舟而北衡永以安賊攻長沙公與力爭南門天心
閣築堅壘據要害長沙以完賊之渡洞庭而東也竇惟咸豐二
年十月之杪旌旗帆檣蔽江而下公痛時事之益壞怨吾謀之
不見納悵然不復欲東巡撫張公亮基亦奏公畱守湖南是冬
破賊目晏仲武於巴陵剿平徵義堂會匪於瀏陽明年春署湖
北按察使翦叛民劉立簡於通城賻陳北斗於崇陽皆以疲卒
千餘盪寇數萬 天子褒歎由是有幫辦江南軍務之命公

拜疏將赴金陵中途聞廣濟宋關佑爲亂移師討之事甫定而
朝廷命公速救鳳陽不數日而江西巡撫檄公速援南昌公
曰金陵鳳陽雖有 朝命然殘破之區效遲而事易江西雖無
朝命然完善之士禍急而事難吾當先其難者遂挈師由九
江踔四百里窸入南昌翼日賊至則設施略備上下恃以無恐
賊晝夜環攻闕地十道分擾旁郡以眩我謀終不得窮公方略
凡九十餘日而圍解 上嘉公功 賞二品頂戴 賜翎管班
指諸物厥後田家鎮失利上疏自劾 詔旨雖許鑄四級然旋
有安徽巡撫之 命又 詔公楚皖一體當相緩急爲去留不
必拘於成命蓋 聖主倚公辦賊不復中制而海內企踵喁喁

亦咸知非公莫屬也公以爲武昌差足自保廬州新立行省危
在旦夕法宜經營淮南以分吳楚賊勢遂拜疏自鄂之皖饋雨
而行將卒終歲奔命道病公亦病至六安病甚六安吏民遮道
請畱不許昇疾竟達廬州部分未定而賊大至公設策應敵一
如守長沙南昌時而城無見糧藥鉛罄竭元從之士不滿千人
諸軍屯四十里外觀望莫救公弟忠濬自楚來援爲賊所梗咫尺
不得通問公病益困不食數日矣城陷發憤投水死咸豐三
年十二月十七日也春秋四十有二越八日募人入賊中負公
尸以出事聞 天子震悼追贈總督賜祭葬 命廬州及湖南
江西皆立專祠褒公三代如其官 予諡忠烈咸豐五年劉公

長佑閒關歸公喪新甯六年某月葬於某里某山公弟三人仲
卽忠濟以兵事積功至道員歷官安徽四川布政使次忠濟戰
功最偉殉難岳州 子謚壯節次忠淑縣學附生保敘知府夫
人陳氏無子以弟子孝椿爲嗣妾楊氏公旣沒而生子孝棠國
藩昔與公以學行相切磋 文宗御極薦公以應求賢之詔公
嘗疏請三省造船練習水師又嘗寫書國藩堅囑廣置礮船肅
清江面以弭巨禍其後國藩專力水軍幸而有成從公謀也自
公之薨忠濟等數乞余文表公墓道大義相許神人共鑑余其
敢讓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或邂逅及難而倖廁忠義之林何
可勝道當公赴江西之急有 詔令至金陵及赴廬州之急有

詔且留楚中宜可少安以惜有用之身而公必蹈危地甘死
如飴但求無疚於神明豈所謂皎然不欺者耶嗚呼忠已余旣
揭其用兵始末乃竝述他行義聲之銘詩用告異世治國聞者
銘曰

儒文俠武道不竝張命世英哲乃兼厥長惟公之興頽俗實匡
明明如月肝膽芬芳有師鄧君有友鄒子臥病長安朝夕在視
亦有曾生燕南旅死謀歸三喪反葬萬里兩以躬致義泣鬼神
近古之俠孰與比倫作宰吳越風教露養秀水振饑翼民以長
蘇其枯槁衣以文襁儒吏之風竝時無雨蘊此兩美風雷入懷
砰然變化陰闔陽開宜戡大難重奠九垓半駕而稅天平人哉

楚師東征倏逾十秋三十萬人金甲貔貅死者半之白骨嵩邱
人懷忠憤如報私仇千磨百折有進無休終陪元惡盡復名城
天河盪穢海宇再清公勦其始不觀其成九原可作慰以茲銘

張君樹程墓志銘

君諱善準字樹程號平泉晚更自號愚公武昌張氏考諱以誥國藩嘗表其墓既詳其世矣君孕育前徽出入造次不離古先之訓既補縣學生員以制舉之文震耀於時主學政者每嗟賞之舉以爲羣士式君顧不以自憙獨有志於樸學之塗篤好浚儀王氏困學紀聞崑山顧氏日知錄二書刪取其要別爲一編手寫數通亟繹而不厭博覽而彌深前所謂舉業者漸高簡而不諧於眾遂爲歲貢生以終與之遊者但見其於科目仕宦窮通得喪豐約毀譽泊乎未有以干其慮也及聞時政安危賢不肖進退當否乃憂之樂之如其家事則相與惝焉起敬粵賊之

起賢人君子往往殉難或闔門同盡君聞輒悼痛語及卓行奇節則泫然泣下如喪周親一夕篝燈讀書忽甚悲失聲舉家驚起趨視君方手一編顧曰有傳胡巡撫祭李帥文至者余讀之不覺哀而一號耳胡巡撫者益陽胡文忠公林翼李帥者湘鄉李忠武公續賓時方戰沒三河天下所共傷也自是兵事利鈍家人相戒不敢以聞閭里過從相與遣懷望治道吉語以忘憂君一接以恭謹遇耆長怡聲酬對如恐傷之自敵以下褒能獎善溫溫致敬終不以有故而加慢姻好或有患難疾疢早夜省視匍匐護持時其有無而周濟焉人咸謂君爲慈惠之師緩急可倚杖矣然君性實剛介嫉惡如讐深恨昏墨之吏暨士人居

家者財利與賈豎競錙銖者以謂天下大亂端由此輩意不快則昌言誅責唾而斥之或以書抵友朋其語絕痛又嘗戒其子裕釗汝才薄慎無求仕苟仕慎無爲身家謀居民上而黷貨是窮窮也神不福矣聞者凜凜然後知君之德不得僅以仁厚名也同治三年十二月十日卒於家春秋六十有九所箸有史學提要續編六卷妻金氏秉禮習勞儉而澤物子二人長裕鏞次卽裕釗舉人積學能文女子二人孫幾人某某年月日葬君於某縣某山裕釗來徵銘銘曰

訥訥哲人斯須繩矩遇事激發剛亦不吐慟恤忠良有涕如雨譏貶姦貪有舌如斧能好能惡是謂至仁邈然物外未侵一塵

樊口之南重湖之濱藏骨黃壤垂範千春

衡陽彭氏譜序

吾少時讀家譜曾子十五世孫據以關內侯避王莽之亂南遷
爲南州諸曾之祖私怪據事蹟不見於他書舊譜於何取徵後
讀歐陽文忠公集見其答曾子固書亦以關內侯據爲疑引史
例以諷之乃知吾曾氏本據爲始遷之祖相沿且千歲由來舊
矣歐陽公譜牒之學號爲精審然其所著唐宰相世系表於巨
族旣推其本源出於某帝某王又歷敘漢世名賢如琅邪王氏
已稱出周靈王子晉之後而又敘王吉王駿之系蘭陵蕭氏已
稱出帝嚳之後而又敘蕭何望之之系相承不絕如屈伸指而
數庭樹略無參稽猶豫之辭公嘗譏司馬遷不能關疑後人又

譏歐陽氏不善闕疑所謂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也君子慎度身世信諸心則蒙大難決大計而不懼未信諸心則雖坦途而不敢輕試其於臨文亦若是焉可耳衡陽彭雪琴侍郎以諸生從戎十有三載肅清長江克名城以百計殄巨憝於金陵當其提擊飢軍出入鋒鏑誓不與此賊同戴三光天下稱爲烈士及夫勲勞日著 朝廷授爲安徽巡撫授爲漕運總督皆屢疏固辭不拜退然若漆雕之內不自信卒不輕於一試又何慎也同治四五年間東南大定侍郎與其宗長老修訂彭氏家譜彭氏本貫江西之泰和至明世有曰聲揚者始遷於衡其後八傳曰步南者肇修譜牒我 朝康熙中再修之道光十三年

侍郎之考 贈光祿君三修之及是四次修龔族之材俊子弟
奮迹師中積功累伐珥貂相望簪紱雲興皆著於錄彭氏日益
光大矣其系表斷自聲揚公凡前世達人暨同姓異望之顯者
別爲一編不與本宗相淆蓋凜凜乎闕疑之誼云國藩之先世
亦自江西遷居衡陽至明季更遷湘鄉而祠廟今尚在衡與彭
氏擊柝相聞墟煙相接曩者不揆愚陋嘗慨然欲重訂家譜述
其可知者而差其可疑者區爲別錄不求盡合於歐曾大儒但
求慊於吾心久困兵閒未遑執簡感侍郎急於先務故爲之序
以答其請因抒余之夙懷

大潛山房詩題語

山谷學杜公七律專以單行之氣運於偶句之中東坡學太白則以長古之氣運於律句之中樊川七律亦有一種單行票姚之氣余嘗謂小杜蘇黃皆豪士而有俠客之風者省三所爲七律亦往往以單行之氣差於牧之爲近蓋得之天事者多若能就斯塗而益闢之參以山谷之倔强而去其生澀雖不足以悅時目然固詩中不可不厯之境也省三用兵亦能橫厲捷出不主故常二十從戎三十而擁疆寄聲施爛然爲時名將惟所向有功未遭挫折蔑視此虜之意多臨事而懼之念少若加以悚惕戒慎豪俠而具斂退氣象尤可貴耳余覽其詩卷旣畢因題

數語以勸勉之